

論語稽求篇



7.121
1
0494

論語稽求篇

毛奇齡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論語稽求篇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 7-101-00894-1/K·367

論語稽求篇

此據龍威秘書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論語稽求篇卷一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陳元龍廣陵張希其石虹較

其爲人也孝弟章孝弟爲仁之本孟子註甚明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親親仁也實卽本字舊儒每比之本實之實卽核中仁也根蓼也所謂一在木下爲本也然則仁本孝弟矣若親親仁民以節次言則但言其粗者不知後儒何以又有人性無孝弟之說也若然則孟子良知良能之說真異學與先聽齋曰驟讀有子原文反獲踴躍踊躍掉而爲是言定知堯舜之道只在孝弟其警覺後學提撕雙贖何等急切及一聞儒說而索然矣張南士曰凡立言各有所重此文且極言仁本孝弟縱使孝弟本仁且讓他日說今日且談風月耳何也以此節專論孝弟也此言良然

何註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此以仁孝分先後所始然此係西晉異學從來無此案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本之語故唐宗孝經序以孝爲百行之源源卽本也李延壽孝義傳序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則竟以仁爲人道卽道生之道也以仁爲孝弟所資資深則達源明云仁是資取孝是源本也惟漢語舉賢良謂賢以孝爲首則微運久後之意然但以施用節次言如孟子親親仁民語非本論也至東漢之季南陽延篤有仁孝

先後論則意是時已創有仁先孝弟之說。且混本末爲先後。其異說所始。實本諸此。然當時早已辨之。如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仁以枝葉扶蘇爲太。而孝以心體本根爲先。則仍以本字折先字。且辨既明了。則主說已暢。又何容再襲客說以啓更端。先仲氏嘗云。漢學篤實。東京尤甚。然其時已逗有魏晉王何虛爲講論大意。正指此等。不知後儒又何以復出于此。

子游問孝。節今第以養爲能事。若論養。匪特子能之。卽犬馬皆能之也。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此是舊註正說。若人養犬馬。此何妄邪。說之最不通者。不知朱子集註何以反避何說。而屏舊說不一及。真不可解。凡舊註一云。皆何氏新說。

或疑犬馬焉能養人。舊註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養人者。古文云。諸橫生盡以養諸縱生。橫生指畜。縱生指人。養者。服侍之謂也。若人養犬馬。則人伏侍犬馬矣。何可。

先仲氏曰。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此飲食也。若儀禮既夕禮。養者皆齋。文王世子豎言疾。則世子齋玄而養。此侍疾也。世無疾。因嬰飲食者。至檀弓。事親左右就養。註作扶持。猶管疑之。及事君事師。亦曰就養。則未聞君就食于臣。師可往教。如近世延師供饋者。然後知養之爲奉侍。非飲食也。故鄭康成註就養有方。謂不侵官。而孔穎達引春秋樂鉞御晉侯。事以明之。謂樂書帥師。雖君車陷淖。而代御救君。謂之侵官。此正釋養最親切處。若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則初生孩幼。豈供菽水。所謂承歡卽養也。故養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與乳哺是也。未

有學養子乳哺也。以善養人中也。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弗愛。餵飼也。莊生養木雞。孟子養
貳棘。非餵飼也。史。廝養都養。皆作服侍解。

或曰。此養字。常是食養。觀下章有酒食先生饌。可驗。不知此正二義兼也。不曰有事弟子服其勞乎。服
勞奉養。非奉侍飲食而何。

徐仲山口。犬馬能事人。故曰能。若人養犬馬。何能之有。幾見有人而不能餵畜者乎。

唐李嶠爲獨孤氏請陪昭陵合葬母表云。犬馬含識。鳥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則在唐時。皆以犬
馬比人子。以能養爲能奉侍親。故馬周上疏有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此皆釋經之顯見
于章疏者。若晉束皙補亡詩云。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此雖以養爲食養。然亦禽養
親。非人養禽也。且晉本晉人。其在晉時。已未嘗一用何說。卽至趙宋王豐甫辭免起復表。亦尙云。犬馬
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乃不意數千年共遵之註。而何氏以一人變之。以晉唐宋並不一用之邪說。
而朱子忽遵之。向使遵之而善。遵之可也。變而可反不善。以爲善則變亦可也。乃遵此註而斥親以犬
馬之名。變小序而強坐人以淫失之罪。尊經與抑垂教與。

張南士曰。古罕譬曲喻。皆有倫類。擬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斥親爲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鄭
子家以畜老比君。遂成弑逆。齊鮑牧斥先君監牛。終是姦黨。豈聖人告人而肯出此。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此正與皆能有養同一語氣。然則夫子此言。夫子已自註之。

矣。人不解經，亦當通經，蓋亦取坊記一再讀之。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孝乎二句，舊註引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此雖本君陳篇文，而自爲詞句，與說命高宗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改作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湯誥爾有善，朕不敢蔽，惟簡在上帝之心，改作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正同。此論語引書之例，或謂古文君陳非孔壁舊本，則雖不立學官，然其書仍藏內府，故西漢之末言古文者，劉歆尙能出內府所藏，參對同異，何嘗有僞。惟論語文句不同，故蔡邕書石經，直以孝乎作孝于，明非斷句助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嚴然有孝乎惟孝四字，與包註同。此而潘岳閒居賦，孝乎惟孝，是亦拙者之爲政也。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至陶潛明卿大夫孝傳贊，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皆有孝乎惟孝句，此皆明引論語，見于篇章之顯然者。集註誤以孝乎作作句，則未有既出書云，而可以援口語二字于經文上者，况或問爲政，未嘗問孝，而陡以孝乎二字詰之，此皆義例之必無者也。若謂晉後爲僞書乘，是時播遷之後，內府所藏，久已散滅，因採羣書中所引古文，雜湊成書，故有異同，則在晉祕府，原有古文尙書經文，未嘗毀滅，其在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是孔安國傳，並非尙書，蓋尙書無僞本，祇文與論語稍不同，卽論語疏引尙書解包註，亦未嘗以包讀爲非，所謂兩存之以備參考者，不謂今之知彼讀，不知此讀也。淮安閻潛邱與仁和姚立方皆有古文尙書辨僞行世，此大不然者，然其引論語異讀，如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有云孝乎惟孝，忠爲令德，宋真宗朝張齊賢奉詔作曾子贊，亦有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

語。卽太平御覽引論語文。亦以孝乎惟孝作句。是尙書見在亦復有論語讀法。一綫不斷如此等者。正以讀論語與讀尙書有不同。故如是也。

或疑孝乎惟孝不可解。閔潛邱曰。此與禮云。禮乎禮。漢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故曰美大孝之詞。

非其鬼而祭之。鬼是人鬼。謂人之爲鬼者。專指祖考言。故又曰其鬼。周禮。大宗伯職。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人鬼爲祖考是也。但非祖考。則誰肯爲之祭者。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非類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考而猶祭者。則在春秋時。亦早有以人鬼受享。如漢祀樂公。吳祀蔣侯。蜀祀武安王。類故僖三十一年傳。衛成公遷都帝邱。欲祀夏相。夏相者。夏后啓之孫也。甯武子止之曰。不可。杞鄫何事。言彼自有子孫。杞鄫是也。杞鄫何事。而我祭之。若隱七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此欲易許田而故請之。皆願祀他鬼之證。若祭法人死曰鬼。又以無廟壇而祭者爲鬼。如官師以王父爲鬼。庶人父死卽爲鬼。此單指無廟祭者言。然總是人鬼。若謂非鬼。卽天地山川之祭。如季氏旅泰山類。見小註。則未聞天神稱天鬼。泰山神稱泰山之鬼者。謬矣。



論語稽求篇卷二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春莊稿

文輝克有遠宗姬漢較

禘自既灌而往節。禘祭有三。一是大禘。大傳喪服小記所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國語與祭法則皆云。周人禘嚳而郊稷是也。一是吉禘。春秋閏二年。吉禘于莊公杜預何休輩皆以爲合羣廟禘廟之主。升食于太祖。卽是禘祭。然變名稱禘。文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公羊所謂大事是禘是也。一是時禘。卽時祭之一。王制云。春祫夏禘。祭統亦云。春祭曰祫。夏祭曰禘。而郊特牲與祭義則皆云。春禘而秋嘗。然總是時祭是也。論語之禘。當是不王不禘之禘。此本王者大祭。而明堂位祭統皆云。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賜以重祭。則祭所自出。立出王廟。見左傳。原得用天子禮樂。但羣公雜用。使屬非禮。故不欲觀。此與禮運所引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一嘆正同。此皆較之禮經。數之三傳。而章章有據者。集註不引經傳。但引唐人趙伯循說。而于不欲觀一嘆。則又贅以既灌之後。誠意懈怠。爲言是郊禘非禮。反屬卮辭。非本意矣。但舊註集註各據一禘。皆各有所本。舊據吉禘。集註據大禘。何以知子不欲觀是大禘而非吉禘。予嘗謂吉禘之說。始于春秋。其時升新廟。審昭穆。所云合羣廟之主。與禘廟之主。而皆升食于太祖者。本是禘祭。而吉禘二字。是其別名。觀三傳所記。

只有此祭。並無審諦昭穆他祭。而經文于閔文二年。吉禘大事之後。亦並不曾別有特禘羣廟之文。豈有同時喪禮而一記之一遺之者。則夫喪畢之祭。必其祇有禘而並無禘。可知也。吉禘是禘之別名。然別有禘禘此與禘即禘禘即禘之說不合。或謂鄭康成禘說甚備。自始喪。藏主。卒哭。返主。以及祔廟。遷廟諸禮。有條有敘。而至于禘禘。則曰三年喪畢。禘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亦禘名。此句見公羊傳。其于禘禘連舉處。分別歷歷。豈有原是一祭。而可分作兩祭者。而予謂不然。喪畢之禘。並無他見。惟見之公羊傳文。而明年之禘。則正從公羊傳文而誤分之者。公羊傳曰。大事者。大禘也。大禘者。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升合食于太祖。此是禘祭。五年而再殷祭。即禘也。其云升合食者。禘也。殷祭者。禘也。再者。相繼之詞也。則公羊明云。此時止有一禘。至五年而又一禘。而康成于一禘之後。次年一禘。至五年而又一禘。是誤解公羊五年而再殷祭之文。以爲五年再祭。則必先此有一祭。而因增一禘于喪畢之次年。致後儒謂喪畢有禘。而不知其不然也。且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說本禮緯。而先儒皆遵之。據公羊喪畢而禘。正三年也。五年殷祭。正五年也。喪畢之明年。則四年矣。若以何休禘禘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推之。則自僖八年禘于太廟。數至文五年。當有六禘。而數並不合。蓋禘名甚尊。然亦甚雜。禘之名禘。則在經文。吉禘二字。已先有之。故孔安國註論語。以禘名禘禘。而春秋大事。杜預註左傳曰。大事是禘。何休註公羊傳曰。大事是禘。則在禘原有禘名。而至于他祭之雜。有以烝爲禘者。國語。烝將躋僖公。唐尙書云。烝祭名。章昭以爲即禘也。有以練爲禘

者。禮期而練祭亦名練禘。有以圜丘爲禘者。國語賈侍中註。祭皇天于圜丘曰禘。有以夏時之禘。卽爲大禘之禘者。明堂位。季夏六月。禘周公太廟。此夏禘也。雜記引孟獻子語。改至七月。則秋時矣。以是知不是夏禘。祭義謂夏陽之盛。莫重禘祭。卽大禘也。故升歌下管。用天子禮樂。而康成誤增吉禘。且又以郊與圜丘俱是禘。以大傳禘爲郊。以祭法禘爲圜丘。此則誤之中又加誤者。蓋夫子嘗郊矣。孟子牒肉不至。史記郊又不致燔俎于大夫是也。夫子嘗禘矣。子入太廟。禘自既灌而往是也。郊是郊。禘是禘。未嘗合併。而至于吉禘。則夫子全無之。考夫子仕魯。在定公十四年。此時未遭國喪。不容吉禘。且諸侯五廟計之。閔。僖逆祀。越文宣成襄昭五公久已在祧壇之列。又且定之元年。季寤與公山弗狃等。因陽虎欲去三桓。順祀先公而祈焉。遂就閔禘祧廟而各順其位。則此時不惟已祧。兼且不逆。而解論語者。尙曰不欲觀以逆祀。故夢哉。

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射不主皮一句。係周時禮文。夫子誦而釋之。儀禮亦引入鄉射禮篇。朱註云。鄉射禮文是也。但儀禮原文云。禮射不主皮。上有禮字。則該舉諸射。如大射。燕射。賓射類。不止鄉射。其下文又云。主皮之射者。勝者再射。不勝者降。則又另有力射。如儀禮註。澤宮獻禽。後班餘獲之射。不是武射。朱註不明出禮射字。而又誤以主皮爲貫革。爲卽武射。則兩失之矣。按主皮與貫革不同。主者。着也。主皮者。着于皮也。鄭康成所云善射。扶風馬氏所云能中質是也。夫射期中質。豈有習射而反以不中爲能事者。但射名不同。有專主皮者。有不專主皮者。不專主皮。卽不主皮者也。如周禮鄉大夫職。退以五

物詢衆庶。卽鄉射禮也。然而五物者。一和。二容。三主皮。四和容。五興舞。則此主皮。卽五物之一。又何嘗不主皮。然而曰和。曰容。曰興舞。不止此矣。則不主皮矣。推之而大射。賓射。燕射。猶是矣。乃若主皮。則有之。儀禮曰。主皮之射。註引尙書大傳。謂虞田獻禽。取備祭物。而以其所備之餘。較射于澤宮。而分取之。謂之班餘獲之射。是時雖澤宮揖讓。與虞田力取。稍有不同。尙書大傳謂澤宮中。雖虞田不中也。取貴揖讓也。澤宮不中。雖虞田中也不取。賤勇力也。然但習禮節。而終非行禮之射。且又必期于中質。謂澤宮習禮之處。非所于行禮。且射又主中。故名爲主皮。若夫貫革。則專取達革。周禮司弓矢所云。甲革櫜質。禮射張侯。主皮之射。張獸皮。武射不張侯。并不張獸皮。直取甲革櫜質而射之。故國人註亦有克櫜質文。樂記所云。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明是武射。且亦名試弓習武之射。亦習于澤宮。見儀禮註。此并非主皮不主皮可得言者。蓋主皮者。力射也。矢至于皮。非力不能。孟子曰。其至。爾力也。不主皮者。禮射也。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于樂。雖發必祈中。而不止于祈中者。以爲禮也。禮射與力射。截然二等。故夫子解之曰。禮射不主皮者。謂與力射不同等故耳。舊註引周禮。朱註引儀禮。猶是引經證經。引禮證禮。而不經諦觀。便復有誤。況臆斷乎。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問社。問社義也。宰我以社名答之。以爲社有名。而義在其中。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名。如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一如後之名櫟社。粉榆社者。乃其義卽在乎此。如周名栗社。則其義以戰栗爲名。謂人君不可使民不畏威也。然而君以威勝民。其義疎矣。夫子惜其解說之

不當也。故引古語云。成事不說。謂已成之事。不可妄加解說者。正謂此也。其又引遂事二語。連及之也。若齊論本。則又以問社社字作主字。謂問廟主之木。漢安昌侯張禹所授本如此。故春秋文二年作僖公主。公羊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而何休杜預卽引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爲證。此說之最異者。而朱氏集註又云。古者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主。則既似問社。又似問主。兩不可解。既而知其錯解。周禮田主二字。以致大誤。周禮田主。田祖之稱。非田神木主也。大司徒封人二職。俱有設社稷壇壝而樹之語。謂國中社壇也。大司徒職又云。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謂在野耕藉壇也。耕藉祀先農。不祀社。而亦以社名。特社壇社主用石不用木。而在野耕藉壇。則併石亦無之。但依其野所宜木。以棲田神。一如後之稱社樹者。而其壇與野。卽以樹名。如依松曰松社之野。依栗曰栗社之野。類蓋藉壇爲耕籍設。原與大社相表裏。而其制有異。朱氏既不解田主之非神主。又不識社主之用石不用木。又不識耕藉壇之并無主。妄以周禮主字。謬合之齊論廟中之主。誤矣。若齊論問主。原屬大謬。彼不識宰我所說。本尙書耳。白虎通引尙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則宰我引經。原是論社。與主何與乎。

社壇暴露。無廟藏木。故用石主。唐時議主製。引呂氏春秋及鄭玄義。皆如此。若其製。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則古軍禮有載社車。左傳陳侯擁社。見鄭子產。恐過于長廣。難移行耳。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魯自文公始。不告朔。春秋文六年經云。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此是夫子特書之。

文無可見者。舊註無學識。引鄭康成始不視朔一語。而朱註又仍之。雖告朔與視朔。本一時所行。然終是兩事兩名。不容混也。案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註謂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每月朔。必朝于廟。告而受行之。于是乎以腥羊作獻。謂之餼羊。則此餼羊者。本朝廟告朔之物。所云諸侯告朔以特羊。天子以特牛是也。至告朔畢。夫然後出而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又謂之聽朔。故玉藻云。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則是告朔與視朔。截然兩事。告朔朝廟。視朔聽政。迥乎不同。考文自六年始不告朔。然猶朝廟。十六年始不視朔。蓋朔有朝享。朝廟二禮。朝享卽月祭。不在祖廟。諸侯月祭三廟。無祖廟。舊註誤。其供羊祖廟者。專爲告朔。與視朔全無關涉。告朔常有羊。視朔不常有羊。故曰告朔之餼羊。今子貢所欲去者。告朔之羊也。其引文公者。此時在定哀之間。去文公已遠。但以文公爲不告朔所始。見之經文。故引之也。乃不引告朔。反引視朔。且曰不視朔。而猶供此羊。則視朔當供羊乎。何鹵莽乃爾。

管氏有三歸。舊註引包咸說。謂三歸是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爲歸。諸儒說皆如此。朱註獨謂三歸是臺名。引劉向說苑爲據。則遍考諸書。並無管仲築臺之事。卽諸書所引仲事。亦並無有以三歸爲臺名之說。劉向誤述也。

禮。諸侯娶三姓女。大夫娶一姓女。如春秋僖二十年。西宮災。公羊傳引魯子曰。魯有西宮。以諸侯有三宮也。而何休註。三宮者。謂諸侯娶三國女。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而廢楚女于西宮。故云。則

是三娶者。國君之禮。是以舊集解疏義亦云。禮大夫雖有妾媵。然適妻則祇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女。故曰三歸。其說甚明。故國策則明云。管仲爲三歸之家。漢公孫宏云。管仲相齊桓。取三歸。而班氏食貨志直云在陪臣而娶三歸。曰家曰娶。則斷是娶女。不是築臺審矣。況史漢諸註。凡引三歸者。無不以三娶爲解。故朱子語類亦知三歸是三娶。但曰如此。却是僭。不是奢。故不用其說。殊不知僭卽奢也。史記管氏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玷。漢書禮樂志。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庭。皆以三歸爲奢僭之事。蓋奢與僭相因。奢則必僭。誰謂奢僭兩事乎。

劉向誤述仲事。因誤解國策所致。按國策。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而國人不悅。因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司空主督築者。左傳子罕親執朴扶民以行。築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鮑彪曰。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蓋三娶女也。非自傷于民也。國策此說。謂管仲。子罕同一掩蓋君非之事。故相連引及。非謂宋君築臺。管仲亦築臺也。宋君之非在築臺。故子罕以朴築掩之。齊桓之非在女市女閭之多。則管仲以三娶掩之。其掩蓋君非則一。而築臺娶女。截然兩分。此最明了者。劉向見兩事並引。且兩事皆掩蓋之事。而三歸之上。不立娶字。遂疑爲一類。而潤齊于宋。潤仲于罕。潤娶女于築臺。且公然改三歸之家。家字爲臺字而不顧。則試思齊桓之非在多女。而仲以築臺掩之。是遮甲而障乙也可乎。且說苑此文。明襲國策。說苑云。桓公以政歸管仲。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其所云自傷於民。